

販

馬

記

李健吾

辛亥傳

34.6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贩马记

李健吾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公园街四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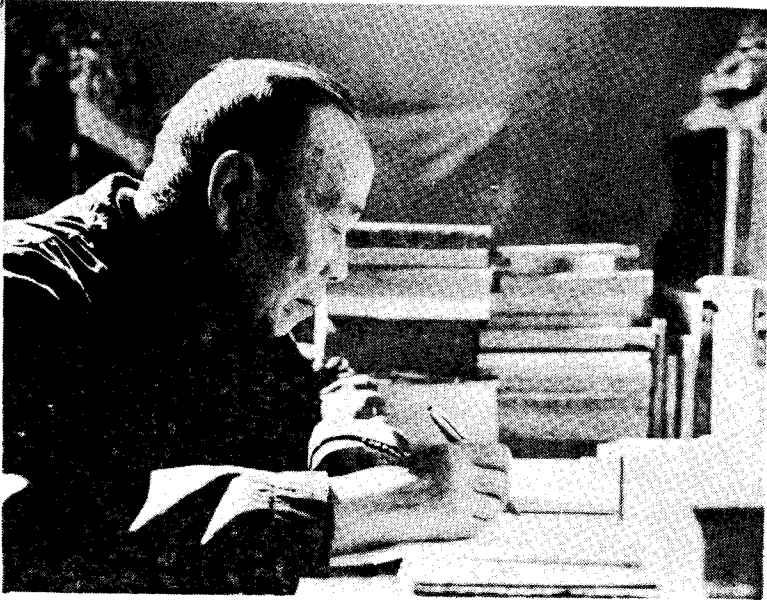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 插页: 2 字数: 68千

198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10157·126 定价: 0.31元



作者近照

第 一 折

一个深秋的星宿世界，在一片并不漆黑的黑幢幢之上，漂浮着夜晚特有的蔚蓝和星光的晶莹。逼进了看，所谓黑幢幢者，只是一丛一丛的树木花草。远远传来间歇的吠声。巡夜的更声越显越近。更夫显然多灌了几杯酒，没有人听得清他敲的是几更几点。

更夫 （歪歪倒倒地走下一个土坡） 站住！有本事别走，有志气，再干一杯，醉的是孙子！（树枝扫着手） 谁抓我的手？嫌我梆点儿敲得不对？梆达达达，梆达达达，梆达达达。你说我敲的是几更？（唱）三更得来三点整唉，我的那个小姑娘唉，独自得呵守闺房唉。（搂住一颗小树） 我的亲家妈，我的儿子妈，看你往哪儿跑！（端相） 你长得倒不错，就是手脚有点儿不对地方。（犬吠） 别浪声浪气地叫唤了，你干爹早就知道今天省里来了客人，老爷打前天起就嘱咐过我夜晚加意了。（撞上一丛花） 谁？你说什么？你怎么敢挡着我的路？看我不拿梆子砸扁你的脑袋壳！

声音 （土坡上） 谁在底下？

更夫 你敢顶嘴！ （一梆子打过去，手扎伤了，梆子掉在地上。） 哎哟！

声音 是方官吗？你在跟谁吵闹？

更夫 天地良心，到底是你吵闹，还是我吵闹？

声音 你不好好打更，狼哭鬼号些什么？

更夫 我打不打更，管你狗屁事？好小子，有本事，别躲着。躲着，我也叫得出你的魂来。

声音 晚晌出了事，看我不揭你的皮！

更夫 揭我的皮！哈哈！我的皮还留着给我儿子揭哪！ （绊在梆子上） 什么东西！摔你老子爹一跤！ （摸见梆子） 这不是我的梆子！什么时候它落到地上的？让我想想看。我从灶房出来，拿着梆子；穿过马房，马嘶哼嘶哼，拿着梆子；走过祠堂，两扇门闭得严严的，拿着梆子；走过打麦场，拿着梆子；走过小姐的后窗，有灯点着，拿着梆子；梆子，梆子，我从娘胎落地，就象一直啃的是梆子。

〔从另一条小路走来一个伙计。

更夫 （仿佛一直就在同他讲话） 田娃，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田娃 方官，老爷叫我问你——

更夫 好孩子，是我的秘密。我有一个妈，她是一个梆子；我有一个老婆，她是一个梆子；我有一个女儿，她是一个梆子。我活着是梆子，死了也是梆子。梆子把鬼梆出

来，梆子把鬼梆回去。你听。三更三点整：阎王坐大殿，小鬼站两边，有钱你进来，没钱你就敲——敲梆子！

田娃 你喝醉了。

更夫 （细声细气）我这辈子就喝过一回酒，还只醉了一个手指头：那是，那是光绪爷，那是西太后，从这儿村子路过，逃——逃难，一个坐车，一个坐轿子，一个是痨病鬼，一个是老太婆，不喝酒，酒全叫我喝了。

田娃 老爷叫我问你：这时候也就是二更来天，你这半天乱敲些什么。

更夫 你去回老爷，这时候是三更三点整。自打开天辟地以来，人就活着一个三更三点整：你别怕，这是一个鬼世道。（学鬼叫）吱！吱！哈哈！老爷是牛头，省里来的那个姓葛的是马面，牛头马面要结亲，我问你，养下的儿子该是一个什么怪模样？

田娃 我给你回老爷去。

〔一片碎瓦从墙头跌到地上。〕

更夫 你听什么响？

田娃 我没有听见。

更夫 是风响。你没有瞅见？

田娃 人眼看不见风。

更夫 大前天晚晌我瞅见了风。穿着一身黑，拖着一条长尾巴，我一把没有抓住，它就顺着树一下子跳过了墙。

田娃 那是贼。

更夫 那是风。不信，告诉老爷去。

田娃 我这就去。

更夫 （把梆子塞给他）拿着一块儿去。我就会敲三更三点整，你年纪轻，长得标致，也许敲得出别的点子。叫我看来，白天是晚晌，晚晌也是晚晌。

田娃 你去做什么？

更夫 我在小麦秸堆掏好了一个窝，我睡觉去了。

田娃 你不能够走。

更夫 追我没有用，我是风。我比风还快。

田娃 我不会打更。

更夫 让阎王爷教你。

〔田娃随着踉踉跄跄的更夫，跌跌打打，一同在花木之中消失。〕

〔远远紧靠短墙，方才一块覆瓦跌落的地方，从一棵稠枝密叶的粗壮的树杆轻轻跃下一个年轻人。高振义显然十分谨慎，扶着树枝，向四外窥探谛听。他望着更夫去的地方。〕

振义 （向前移动）我的心跳得比我的脚还要快。不是那棵老桑树，说不定我就会一脚滑到地上。现在他们走远了，我可以安心等金姑娘来了。可是这心，什么时候安过？我不能够让她爹拿她当礼物送人。我同她约好了，今天晚晌把她带走。她早就应该出来了。（跳上坡头

了望) 还有灯亮。可不是, 她爹留下那有钱有势的客人过夜。他们不睡觉, 金姑不会出来。 (走下坡头)

夜黑黑的, 打更的喝醉了, 金姑用不着担心碰见人。

(坐在一块石头上) 香极了, 那儿来的桂花味道。

不是桂花, 北边的天气不容它在外边生长。菊花还没有开。桑树象是什么味道也没有。好啦! 夜晚的味道。地气上来的味道。 (沉默) 金姑, 我恨不得一步跳到你的窗跟前, 一把揪住你就跑! 跳过这堵土墙, 你就自由了! 戴着一天的星星, 我们要到哪儿就到哪儿去。看星星一颗一颗多美! (谛听) 是蛐蛐儿叫唤。它们唱得好不高兴! 你没有想到听, 它们已经在你耳朵边唱起来了。它们跟金姑一样,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连理会都没有来得及理会, 就顺着我的耳朵进了我的心。我听见它们在草地轻轻蹦跳的声音。好象还有别的声音。是的, 脚步声! 她来了! (跳起) 早就该来了! (跑上坡头) 不对, 打着灯笼, 还有男人说话!

〔他纵身跃入坡旁的树丛, 惊起两三只小鸟, 向别的地方吱喳飞去。〕

〔语声与灯亮渐近。坡头显出两位长袍马褂的先生, 一位是杜姓主人, 在前领路, 提着牛角灯, 一位是葛姓客人, 随在后面。〕

杜 就是这儿, 你走仔细, 让我看, 就是这儿, 在一棵桃树旁边, 你知道, 我这个园子就是这么一棵桃树。我栽了

大半园子桑树，夜晚看不清；明天我陪你看看。现下当朝提倡实业，我就是这意思。丰衣足食，然后可以论政。（举灯四照）你看见没有？那棵长尖叶子的就是。

葛 很难看到。

杜 我是庚子之后闹乱才种的，到如今也有十年光景了。那些步枪我用了两层芦席包好，里面有一管是庚子以前那位英吉利神父送我的，此外有十六管，是庚子那年义和团闹乱，放火烧教堂，我混在里面叫人抢出来的。义和团只顾寻找那位英吉利神父，我跟几个心腹弟兄就在乱哄哄之中用被窝把枪裹起来当死人扛了走。埋在我这个园子，一直没有动用。子弹有上千颗，我搁在几个小缸里头，跟枪埋在一起。我怕全长了锈。

葛 长了锈也是好的。我给小犬在平阳府捐了一个武官儿做，将来由他派兵搬运好了。

杜 这些年，南边闹革命党，咱们这一带闹哥老会，正是武官儿出头的日子。

葛 这也要看小犬的造化。（凝神）有什么响？

杜 （举灯四照）谁在走动？

〔田娃拿着梆子梆槌从方才隐去的地方出来。〕

杜 到底是谁？

田娃 是老爷问我吗？我是田娃。

杜 你在黑地里摸索什么？

田娃 方官喝醉了，不肯打更，他把梆子塞给我，放倒头睡觉

了。

杜 浑账东西！明天一定要歇掉地。田娃，你今天晚晌别睡觉，各处走动走动，明天地里拔高粱，你不用去了。

（向葛） 次山兄，你的床摆在西屋，我陪你去。

葛 明天我倒要早点儿起来欣赏一下你的园子。

〔他们由原路回去。〕

田娃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这是那儿来的冤枉！（顺手扔掉梆子梆槌）去它妈的梆子！谁爱打更谁打更，我不是打更的命！我呀，我到二嫂子家掷骰子去。乐得明天不上地，又有方官一两银子壮腰，我正好赌它妈一个痛快！一年四季平安，单单到今天我这一晚晌出事，我才不信！

〔他一溜烟走掉。〕

振义 （由树丛另一端走出）可都走了！再搅混下去，月亮都要出来了。平常嫌夜晚不亮，今天我倒嫌它不黑。金姑怎么还不来！象有谁在喊叫。（跑上坡头去听声音的方向）象是一个女人。不会是金姑。一个黑影子在动。往我这儿来，闪闪躲躲的，跟个贼一样。一定是金姑。她走两步，就停住四面张望。我叫她一声。（轻声唤）金姑！我在这儿！（惊）什么！摔了一跤！

〔他跑过去迎接金姑。夜不唯不黑，反而亮了。一牙小小的残月远远在树梢的枝叶之间移动。天空传来一只孤

雁凄厉的啼声。风微微吹着枝叶摇曳。

振义搀着金姑的手，重新来到坡头。金姑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白包袱。

振义 我们快些走！你没有摔坏什么地方？你好象一瘸一瘸的。

金姑 我已经怕得要死，你那一叫唤冷不防吓我一跳。你不晓得，我一直就觉得有人在后面喊叫。你听！

振义 那是大雁。

金姑 是的，大雁。不可怜吗？春天一块儿来，天冷了就剩下自个儿回去。你看，月亮出来了！你说月亮不会出来的。

振义 我想不到你来得这么晚。

金姑 我害怕。方才我差点儿碰上爹。不是他提着灯笼，我老远看见灯亮就躲到石碾子后头，一定会撞到他身上。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我拿包袱挡住脸，吓得我浑身直哆嗦。我听见有什么声音在我后头喊叫，说不定就是爹。他要知道我半夜跟你逃走，他会打死我的。

振义 我会帮你到一个老远的地方。到他做梦也梦不到的地方。只有你跟我在一起，我们守着过一辈子。

金姑 可是他要派人四处找我的。他会问你爷爷，问你姐姐的。

振义 他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你爹逼也没有用。我们只要连夜赶上三十里路，赶到黄河渡口，明天一早过了河，就不必发愁他会追得着。

金姑 我怕我十里路也走不了，你听，我的心扑通扑通在跳。

振义 我不是不怕。可是我不能够眼睁睁看着你爹把你许给别人：你能够妈？我们两自小在一起玩儿，我们不能够叫人活生生拆散。

金姑 我要连累你一辈子。

振义 有了你，我更有气力去跟清廷捣乱。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去闹革命。我们这边儿走。

金姑 我上不了墙。

振义 墙不高，那边有一棵桑树，我把你托上去，你蹬好树杈，一脚就跨到墙头。你坐在墙头等我上来，我好拿绳子吊你下去。

金姑 那会出乱子的。

振义 不会的。你别回头看。

金姑 我听见有人喊叫。

振义 那跟你不相干。快走！别多耽搁！

金姑 （呼唤）哎呀！

振义 你怎么啦？

金姑 有人揪住我的辫子。

振义 没有人。

金姑 我走不开。我的头发！振义，是有人在揪。

振义 别先吓成这样子。让我来看。你回过头看，真没有人。

金姑 我不敢回头看。

振义 你的辫梢儿跟树枝子绞在一起了。你站着别动，让我来解。

金姑 你快点儿解。这一堆一堆的黑东西全在动，象要走过来。

振义 风吹着它们动。我解不开。你的辫梢儿散开了，一根一根头发缠住了树枝子。好啦！我索兴掰折了树枝子。

金姑 谁在喊我！（忽然）那是妈！

振义 不会的。她睡觉了。我们快走。

金姑 她没有睡；她等爹回来。我一直等妹妹睡了才溜出来的。是妈在喊我。

振义 是你丢不开妈在乱想。你把包袱给我，这是那棵桑树，你先上。

〔呼声越来越近。〕

金姑 （扑在振义的胸口）我丢不开妈！妈在找我！

振义 你别白耽搁辰光了！

金姑 不！不！我不要跟你走！妈会想我想疯的。

振义 她有你妹妹，不会疯的。

金姑 我会想她想疯的。你听，她一直在喊我。全家人会叫妈吵起来找我的。

振义 过些日子，我们会捎信给她。

金姑 妈找到这儿了！还有狗叫唤。

〔远远跑来的却是更夫。〕

更夫 有贼！有贼！我的梆子不见了！我的银子不见了！贼偷了我的银子，偷了我的梆子！有贼！有贼！

〔他跑上土坡，喊出去了。〕

金姑 吓死我了！我的两条腿站也站不住了！

振义 我怕今天晚晌要糟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怕你。

金姑 （呜咽） 振义，我不成。

振义 我们得趁全家人没有起来赶快走。金姑，好人，你别哭！

金姑 我上不了树。

振义 有我托着你。

金姑 那也不成。

振义 你急死人！金姑，别害怕，想想看，要是今天晚晌你不跟我走，你我就别想再有见面的日子！

（一个妇人的声音）

金姑！金姑！ （简直就在旁边） 金姑！

金姑 （大声） 妈，我来啦！

声音 金姑，你在哪儿？

振义 金姑，你不能够去。 （大声，向外。） 金姑妈，她不在这儿！

声音 你是谁呀？

金姑 妈在问你。

振义 糟透了。让我连你妈跟你一块儿带走。

金姑 （不顾包袱，向声音那边跑过去，回转头） 你快走，别让妈他们看见。

〔振义追了她两步，看见没有希望，止住步。风大了，月亮一时隐入零碎的云片。犬吠着。铜盆响着。

一阵绝望冻结了振义的热情和热血。心无所归，他茫然于四周摇曳的花草。一阵急促的步声唤醒他的注意。他不闪避，他等待着。

〔更夫由坡上跑下来。〕

更夫 我丢了银子，太太丢了金子！有贼！有贼！金子银子全叫贼偷了去！逮贼呀！（绊着他的梆子，摔在地上。）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个斛斗？（摸索，拾起梆子。）什么！我的梆子！还有，我的梆槌！好贼娘养的，偷了我的吃饭家什满地丢！（振义掏出绳子从后边连手把他捆住。）不好啦！有贼！快救人呀！

（振义一直把他拖到墙底下桑树旁边）别逮错了人，我不是贼！我是方官、打更的！（振义把他捆在树干上。）噢，噢，松松手，贼大哥，小的让您这一吓，把酒也吓醒啦！（振义在人语铜声喧嚷之下，跳上桑树。）您慢点儿走，贼大哥，这儿地上有一个包袱！

第 二 折

未申之交的黄黄的阳光由西南斜射下来，照了关帝庙大门的一半。庙门一扇关死，一扇虚虚掩着。三个人聚在外边谈天。高振义枕着臂，脚向外、头向里，直挺挺睡在门洞的长条凳上面。关帝庙的门守，一个四十来岁的长者倚着石狮晒太阳，一边打盹，一边点头。更夫坐在石阶正中，讲演他最近的遭遇。

更夫 我就是这么一下子，他就一个倒栽葱，扑哧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黑洞洞的不晓得我是谁，他抱着我的脚直喊大爷。当时我使劲儿把脚一抽，照着他的屁股轻轻踢了一下，不是半路有一棵桑树挡住，他就许一直骨碌到粪坑里头去。

门守 你没有看清楚他是谁？

更夫 黑洞洞的，我知道他长着鼻子长着眼睛，谁还管它们拼起来象个什么东西！

门守 后来就叫人捆到桑树上头。

更夫 没有那么快！天上不见半点星，黑洞洞的，一下子不知

道那儿来了一群飞毛贼，我要是心里早有了谱儿的话，我会栽那跟头，邪行！家里那群王八羔子，就知道敲铜盆，直着嗓子喊！别瞧一个人，我赤手空拳招架了足一顿饭工夫。不是太太在旁边喊她丢了金子，我分了心，就别想我二楞他们！我丢了银子连个屁也没有响。十两纹银！你听见没有？

门守 到底是几两？

更夫 少说也要八两银子。不能够再少。

门守 听说没有那么多。

更夫 谁说的？

门守 有人讲你丢了六两银子，有人说是四两，有人说的更少，是二两——

更夫 倒象银子是他们丢的！

门守 他们都说亲自听你讲的。

更夫 丢了银子，会往少里讲，天下有这希奇事？十二个强盗，一个人抢一两，不是十二两，是什么？

门守 强盗是十二个？

更夫 足有二十二个？

门守 又成了二十二！

更夫 足有四十四个！（回转身）不信，问振义。

门守 他怎么知道？

更夫 他怎么不知道？我头一个就讲给他听。（向振义）喂，振义，你说是不是？